

欲望飞翔

花妖著 孔磊插图

上海文艺出版社

自从我跟了苏炯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我将会和他的女人们一起分享他的爱，

我没有奢求过独占他的爱，

我只是想他能在有空的时候来爱我。

当女人爱煞了一个男人的时候便把自己看得很低很低

——就是做了他鞋底的一片泥也是好的。

我就是这样，我时常羡慕着苏炯的随身物品，

他的手机，他的外套，他的画着骆驼的烟盒，

甚至是他每次和各种女人造爱的时候戴的安全套。

苏炯是太好的爱匠，我一点都不嫉妒那些和他有过故事的女人们，

她们只是广告片，插在连续剧当中的，

而我就是那连续剧，不能比的。



欲望

飞翔

花妖著 孔磊插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飞翔/花妖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1

ISBN 7-5321-2308-1

I. 欲… II. 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587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周艳梅

插图: 孔 磊

欲 望 飞 翔

花 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w.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45,000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7-5321-2308-1/I·1849 定价: 1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129121

目 录

第1章 1

那年,如果我是十七岁,那个男人就是二十二岁。后来,我总把这一天认作是我的初恋。从初恋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今后的日子里,我将和苏炯身边的女人一起共存、嫉妒、倾轧……

第2章 13

他观察的眼睛迎面撞上一个甜得能滴下水来的声音:给我买杯酒好吗?她像小猫一样的脸被粉刷得眉目分明,太小了,好像还不满二十岁。

第3章 28

女人就像蔬菜一样,如果不新鲜,就味同嚼蜡。

第4章 42

就在这一刻,我下了一个决心:不要这个孩子。

第5章 49

女人们随着音乐疯狂地扭动着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你是我的快乐之源,你是我的罪恶之源,我们的生活就是流光飞舞,整个世界为我们的堕落欢呼。

第6章 58

从窗户外洒进来的月光皎洁地照在地板上。地板上有一摊红红的血迹,散发出让人恶心却又充满诱惑的腥味。

第7章

71

我永远都不会好看了，她摸着我的睡衣的花边。然后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胸部说，这样的睡衣是要这样性感的胸来穿它。

第8章

78

飞飞被我逗得笑起来，我才不怕呢！他们就不怕我操翻了他们？她很得意地笑，鼻子皱起来。

第9章

92

躺在那张硕大的床上，把浅紫色的信封举到眼前，对着窗外照进来的日光，我看见一张被折叠成心形的信纸覆盖的阴影。

第10章

96

这是个很美丽的男人，他神色中的某种妖媚和女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11章

105

母亲不明白我，老师不明白我，苏炯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他不明白我，但是，这个人懂我，这个素未谋面的人他懂我。

第12章

121

听不真切的是有哭泣的声音，哭声尖细，应该是个女人在哭，女人除了哭还能干什么？

第13章

136

我小麦色的足踝就在这个男人手里，仿佛是一杯牛奶咖啡泼在了他的手上，我用骨头感觉他手掌灼热的温度。

第14章

152

我抱每一样我可以抱的东西，我摇撼着每一样我抱着的东西，

我对每一样东西说：爱我吧！我只要你爱我！

第 15 章 162

我希望在我这一辈子还能遇上个好男人，然后便没有遗憾地回家死心塌地和苏炯过一辈子。

第 16 章 174

飞飞对着他们说：你们不是要我吗？你们谁把他打趴下，我今天晚上就跟谁！

第 17 章 182

长得很讨女人喜欢的坚毅的脸，浓眉下的眼睛亮闪闪的，这就是平时说的桃花眼了，注定有这样眼睛的男人会死在女人的手里。

第 18 章 193

我轻轻脱掉拖鞋，爬到窗台上去，张开双手，迎风站着……

尾声 199

第 1 章

我 安

我们为什么不是一只鸟？我们为什么没有翅膀？我们为什么不能飞翔？

我躺在床上看白色浮雕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是白色的天使图案，白色浮雕的小天使们都有着小翅膀，翅膀的凹面里积了灰尘，使原来白色的天使显得脏相了。就像我现在住的房子，尽管以前是个很有名的花园式的公寓，但是如今也像这天花板上的天使一样，苍老而且肮脏。

房子该是个很大的问题，和谋生一样重要。人总得有个窝，就像狗都有个狗窝一样。狗没有家，就是野狗；人要是没有家，就叫游民。

我的生活就在这所房子里面，我梦想着我的生活和房子一样长着翅膀，但是生活终究是生活，对于这个我们已经看了很多。

和我一起看着生活进行的人叫苏炯，苏炯是个游民，他住在

我的房子里,没有房子也没有工作,因为我不喜欢他出去工作,不过我喜欢他。我讨厌他出去工作的很大原因就是这个人,我讨厌和人分享任何东西——特别是他。所以,苏炯是个游民。

十七岁那年我就遇上了苏炯。

我喜欢飞翔,十七岁那年是我记忆中最渴望飞翔的时期。我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鬼魂是可以自由飞翔的,甚至在母体里每一个胚胎都是可以自由飞翔的,就是在现实的世界里我无法飞翔。我非常恼怒我母亲没有经我同意就把我生出来了,是她一次错误的生育让我失去了飞翔的能力。为此,我怨恨我的母亲。是她犯了一个多么不可饶恕的错误。

于是,我便日日盼着有机会让我飞翔。

从我十七岁时教室的窗口望下去是空旷的操场,教室应该是在六楼或者七楼,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却高得多,这高度让窗户下的那一小块地面显得如此的美丽诱惑。1993年如果你在这所中学的操场上走过的话,你将经常感受到一片炽热的目光在注视着这块方寸之地,在你敏锐的感觉里面,你是否会预知到这目光属于一个十七岁的高中女生?

十七岁,我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舞会,老师则对此非常反感,他们认为舞会是把我们教坏的东西,然而我却喜欢得要命。蠢人才会被“教坏”。现在我知道如果没有参加那个舞会我将是一个蠢人,因为那次的化装舞会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我有了一对翅膀,红色的翅膀。

别人的天使都是白色的,而我的天使是红色的。我的血红的天使衣裳后面是一对红色的薄如蝉翼的翅膀,它们令我看起来卓尔不群。

九十年代初期的化装舞会还是非常简陋的，我们甚至没有专门为舞会而准备的服装，满房间里飘动的都是各种面料的大喇叭裙子，它们或紧或慢地在空间里面旋转或者拂动，甚至扭动。我对这些已经熟视无睹，我拒绝了几个邀请，一个人在舞池和吧台间穿梭着。人很多，空间很小，但是我的穿行很利索，我想象我正在飞翔，我正在峡谷和险峰中穿行躲避，我是个出色的飞翔者。



别人的天使都是白色的，而我的天使是红色的。我的血红的天使衣裳后面有一对红色的薄如蝉翼的翅膀，它们令我看起来卓尔不群。

突然，我的飞翔停顿了，有一股力量一把掐住了我的红色翅膀，我没有回头看，只是挣扎了一下，他没有放手；我再用了一下力，他依然没有放手。我停下来，那股力量还是没有撤回去，于是，我使劲往前一扯——

当红色翅膀离开我的背脊的时候，似乎有一股冷气从地底一直冲上我的背脊，我的背脊一下子变得冰凉、僵直，我的天使外衣能够感觉到我背脊上细小突出的鸡皮疙瘩——是我的身体

的一部分被人从身上剥离了。我慢慢地转过身,看到了他。非常年轻,穿了黑色的圈圈绒毛衣;一顶奇怪的有角的帽子,也是圈圈绒的;一手提着黑色的长叉,另一只手里是我的翅膀。从衣着来看,他的角色就是魔鬼了。但是,我觉得他更像是一只黑色的羊羔而不像是个魔鬼,也许是因了那圈圈绒的缘故。

若干年之后,我知道他真的是一个魔鬼,可以叫人疯狂的魔鬼,而他的第一个叫人疯狂的举动是他居然扯破了我的翅膀。

我的翅膀无辜地躺在他的手上,红艳似血。在我的注视下,翅膀鲜艳的红色渐渐变得陈旧干枯,最后成为干涸的血迹,我的眼神穿越过翅膀的尸体直直地进入了他的眼睛……他一定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冰冷的眼神,一种属于十七岁女孩的冰冷眼神。他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望着我,等待着他预料中的责骂或者哭泣,然而我没有。我的嘴角有点硬硬的,一直往下坠,我提了提嘴角,冷冷地盯了他一眼以后,夺过我的翅膀——红色的翅膀薄如蝉翼,脆弱得像十七岁女孩的心,已经破了几处,我顺手放大了这些破洞,最后,我的翅膀成为一堆红色碎片,从我的手指间流淌下来。

我面朝着他走过去,我们擦肩而过,但是,我清楚地测量出我的眼睛正和他的下巴成一直线。我走过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脚下像踩了棉花一样——没有着力的地方软得走不动。他的声音在嘈杂的舞厅里却听得清清楚楚:我是苏炯。

我是恨他的声音的,太成熟,太迷人,懒懒的无赖腔。我没理他,失去了翅膀的天使是不应该留在舞池里的。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发了一会儿呆,心里隐隐觉得今天有什么不对劲,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翅膀被人摘掉了。然而,他无处不在的声音又来了,我是苏炯,他说。

我无法不抬起眼睛看看他,我的头向上仰着,嘴唇向两边绷

得很紧,成为薄片,我相信,如果没有我油腻的粉色口红的掩饰的话,它们将很苍白。

那年,如果我是十七岁,那个男人就是二十二岁。后来,我总把这一天认作是我的初恋。从初恋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今后的日子里,我将和苏炯身边的女人一起共存、嫉妒、倾轧……

苏 炯

在梦里,我又一次看到了睡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在梦境中,她永远比我在现实中看到的要美丽。她穿白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粉色的裙子、花裙子,不像在现实中老是穿黑衣服,永远是黑的,连睡衣都是连绵不断的黑,像是没有底的宇宙黑洞,一直黑到地老天荒。

玳安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希望她永远是梦想。梦想如果成为现实便不稀奇,玳安老在身边便不新鲜。

我们有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一张床,巨大的床。我们在屋子里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张床上度过的。在床上伸展开四肢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飘浮在空中,自由而舒适,完全没有羁绊。

我自由地翻了个身,感觉到手臂下空空如也。我知道,玳安已经起床了。她总是很早就起床,因为她要上班。而我,我现在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不需要每天在太阳还没有充分温暖我的身体的时候,就匆忙离开温暖的被窝。

温暖的被窝,此刻已经被掀起了一角,让我赤裸的肌肤感觉到了一丝寒意。我没有睁开眼睛,摸索着把被子拢了拢紧,继续

我的睡梦。

玳安应该去上班了。没有玳安的被窝，就像没有放盐的鸡汤，营养却不美味。

我喜欢被窝。我喜欢有玳安的被窝。我喜欢在被窝里摩挲玳安的脊背。

无数次，在清醒的时候，我审视过她的脊背。光滑、细腻，连毛孔都不易察觉。可是，无数次地，在睡梦中摩挲它的时候，我的手指却分明能够感觉到那里有一道像山脊一样凸起的伤疤。伤疤从她的颈下顺着脊梁骨一直延伸到腰际，就像把她的身体从中劈开一样。

这道看不见的伤疤，只有我能够抚摸到。

因为我知道，这道伤疤全是我造成的。

这里原本应该是一对翅膀，红色的翅膀。在那个化装舞会上，我揪住了它们。玳安挣扎了一下，我没有放手；她再一用力，我仍然没有放手。直到她猛地一扯，红色的翅膀霎时脱离了她的身体，她的脊背上从此也就多了一道看不见的伤疤。

小时候，我听掉了牙齿的老奶奶说过这么一个故事。天上的仙女都有一件带着翅膀的五彩缤纷的羽衣。每年她们都要到人间某个隐秘的湖泊里洗澡。有一次，她们在洗澡的时候，被一个青年偶然撞上了。青年偷偷地藏起了一件仙女脱下的羽衣，悄悄地躲在一边。等到仙女们洗完了澡，其他仙女都穿上羽衣飞回去了，只有其中最美丽的那个仙女因为找不到羽衣，飞不走了，于是她就做了那个青年的妻子。老奶奶说，只要那个青年仔细收藏这件带着翅膀的羽衣，仙女就没办法再回到天上，就永远是他的妻子。

玳安不是仙女，也说不上十分美丽，只是我一直记得当红色翅膀离开脊背的时候她的眼神。那是一种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

的眼神。那种眼神，不是愤怒，也不是哀伤。那是能够让人的全身血液一下子凝固的眼神。

她夺过我手中的红色翅膀，瞬间撕成了碎片，让我在这刹那也体会到了失去身体某一部分的痛楚。

她的神情出奇的淡漠，然后不紧不慢地与我擦肩而过。没有我原本预期的破口大骂或是痛哭流涕。在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对她说，我是苏炯。

现在想来，这句话仿佛有点可笑。我为什么要告诉她我的名字？是要向她道歉，还是表示要承担责任？我甚至搞不清为什么要去撕扯她的翅膀。也许因为，在那个化妆舞会上，我扮演的是魔鬼，而她则是天使。魔鬼注定要和天使为敌。

当然，那一天，我扯破的不仅仅是她的翅膀。

当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舞厅角落的椅子上的时候，我悄无声息地走到她身边，非常认真地重复着刚才的那句话，我是苏炯。

她忽然像触电一样地抬起头，于是我清楚地看见她涂着油腻的粉色口红的嘴唇。她的口红散发着所有便宜货的刺鼻气味，而且在有的地方，她把它们涂出了唇线以外。这时候，好奇心油然从我心底里升腾起来，我想看看要是没有口红的掩饰，她的唇会是红润得让人兴奋，还是苍白得叫人可怜。

我俯下身子，贴近它们，缓缓地用舌头去清除它们本不应该有的装饰。

玳安没有拒绝，我想她那时一定是被我大胆的举动给吓蒙了。

在我热烈而富于技巧的舌尖，她那对绷得很紧的嘴唇，豁然被“撕裂”了。

舞厅的灯光很暗，音乐开得震耳欲聋，人们都在纵情声色，

没有人在乎角落里“魔鬼”和“天使”正在干些什么样的勾当。

爱她吗？我说不上；要是说我不爱她，那也不对。那就是爱了吗？我想也不是。

玳安不是我第一个女人。我的生活是丰富的，我的女朋友也很丰富。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会花在从一个温柔乡到另一个温柔乡的路上。而我连路上的这点时间都不会浪费。我会给我每个女朋友打电话，问候她们并不寂寞的闺中岁月。

可是，玳安却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处女。那一年她只有十七岁。我永远会记得，她扛着一对可笑的硕大的红色翅膀在人潮里梦游似地游走。随着翅膀撕裂的声响，她进入了我的生活。

生 活

阳光从老房子古旧的木质百叶窗的缝隙里面洒进来，把黑暗切成丝缕。一张很大的床上有两个人：女的俯卧，男的仰卧。女的蜷缩着钻在男的肩窝下面，脸的右边被压着，有点浮肿；男的仰面朝天，不雅观地叉着两腿。屋子里的一切都在睡着，不成套的家具上蒙着薄灰。从窗的右面看过去，是几只叠在一起的皮箱，边上是一个衣柜，然后就是门。再从门开始是一张饭桌，矮柜上的电视机，一个书架和上面的很多书，沙发把屋子隔成两半，过了沙发就是巨大无比的床，书桌在窗台的下面，上面是一台电脑。对于这间屋子而言，床实在是太大了点，这里本来就空间狭窄，除了这张大床，不善于整理的主人还在这个空间里塞满了诸如鞋盒、杂志、书籍等等的零碎，显得更加逼仄了。

床上的女人动了一下，不情愿似地在枕边掏摸了一会，然后

把手里的东西举到眼前——看清楚了——是块手表，长长叹了口气，继续闭着眼睛，好一会儿，仍旧闭着眼睛坐起来，从床边放上放的椅子上摸到了睡裤。还是闭着眼睛套上，脚伸到地上开始找拖鞋。拖鞋本来是一对放在床前，在脚的探索下有一只被踢到床的下面去了，脚徒劳地摸索了半天，终于踩在不甚干净的木地板上。然后，如果你从床底的另一边看，你将看到的是一张年轻女子的脸。那是一张惶忪的脸，在没有梳妆打扮之前，我们很难说这张脸是美是丑，只看见她微微浮肿着，阳光的线条影射在这张脸上，给她添了些条纹，乍一看像是老虎的胡须。

玳安不情愿地从床上起来，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拿着毛巾牙刷向厨房走去。这是个几家合用的大厨房，已经有人占着水池子在洗衣服。玳安打着招呼把杯子里的水倒满了，端着杯子只能到外面去刷牙。她站在那里，白色的牙膏沫在她粉红色的嘴唇里吞吞吐吐。旁边的一个中年妇女也在刷牙，不时因为牙刷的过分深入而发出干呕声。玳安不由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女人嘴边的牙膏沫是一种肮脏的草绿色，像是变质了的食物残渣。玳安在这样强烈的视觉刺激下，觉得自己的胃一阵痉挛，一股热烘烘的酸涩液体向咽喉涌过来。玳安蹲在地上，呕吐出一些黄色的液体。她蹲了一会儿，随后，漱了漱口，抬头看见厨房的水斗好像没有人用了，就进了厨房。浸了冷水的毛巾敷在浮肿的脸上有些刺痛，这痛刮拉松脆，一直疼到你的心里去。痛过了后，拿开毛巾，就感到世界忽然变了模样，本来昏黄晦涩的世界一下子清新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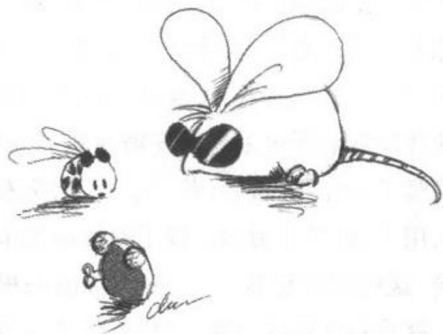
玳安终于彻底地醒过来，动作开始变得敏捷，感觉开始变得敏锐。她飞快地换上上班的衣服，飞快地化妆，飞快地在一堆鞋盒里找到了要穿的鞋，提着皮包，小跑着出了门。

床上的男人随着关门的声音翻了个身，用手遮挡着光线，只

一会儿,又睡着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床上这个男人的脸:长期夜生活造成的苍白,眼窝很深,眉骨凸出来,坚毅的大鼻子和嘴的线条硬得像是用花岗岩凿出来的。这样的一张脸上用神情写着三个字——无所谓,因为他的表情连睡觉的时候都带着嘲讽。他光着身子陷在被单的褶皱里,旁边被单的褶皱里留着一个比他的身体略小的人形。他在睡梦中动了两下,那人形便起了波折,继而模糊消失了。

很久以来睡眠对苏炯来说都没什么具体的意义,通常别人是累的时候睡觉,而他是想睡的时候就可以睡。一般来说别人工作的时候他睡觉,别人睡觉的时候他才出来活动。老鼠,对了,苏炯想说自己像只老鼠,昼伏夜出的。我该是一只多么英俊的老鼠,苏炯老是这么想。要知道苏炯善于嘲讽的思想在自嘲上也是领先一步的。



老鼠,对了,苏炯想说自己像只老鼠,昼伏夜出的。我该是一只多么英俊的老鼠。

阳光的步子渐渐迈到了苏炯的脸上,他终于睁开眼睛,没有起来,看着天花板出神。别人家里已经开始做午饭,从窗户外面

传来浓烈的辣椒味道，刺鼻的辣味让苏炯涕泪交流，他抓起枕头擦了擦，终于从床上坐起来，使劲摇摇头，再发了一会呆。一般说来苏炯的一天开始了。先打开了电脑收信，点一支烟把属于昨天的气味驱赶出身体，同时也没忘了看一下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那些电子邮件多数是一些稿约和设计要求，当然也少不了像灰尘一样无所不在的垃圾广告信。他看了一下邮件，打开 OFFICE 软件紧接着开始工作。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的光景，苏炯才趿拉着拖鞋开始洗漱。凉水，什么都要用凉水，最好是彻骨的冰凉，苏炯的皮肤在这冰凉下面起了一点点快乐的战栗。嘴里也是冰凉的，隔夜的甜腥气在凉气的冲刷下荡然无存。打开冰箱，里面是满满的冰激凌和冰水，还有辣椒酱。他打开一大盒光明牌冰激凌，拿了个铁勺子挖起来。多年以来，他像个固执的老男人一样只吃光明牌的冰激凌——香草的、可知的、草莓的。他不喜欢那些昂贵的进口冰激凌，他老是说太甜的冰激凌像太过阿谀的脸，让人腻得慌。吃一勺冰激凌，吸一口烟，冰激凌的甜味正好冲淡了香烟的苦涩，那是多么美的配合啊！

苏炯赤裸着品尝着他的食物——香烟和冰激凌，恍惚中觉得自己快乐无边。手指在键盘上如行云流水一样地流动，在这样的快乐中，工作真的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画着一头黄色骆驼的烟盒在太阳的照耀下快乐地发着光。

苏炯赤裸的背在电脑的蓝绿色背景前面，闪着蓝绿的微光。空气里有“嫉妒”男用香水的余香，能如此坦白地面对自己的工作是一件惬意的事，他的每一寸肌肉皮肤，甚至神经都在快乐着。苏炯是如此地热爱着自己的智慧，这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头皮有点麻麻地炸开的时候，门口传来指甲在门上轻微的